續新齊諧

續新齊諧第五卷

隨園戲編

奪舍法

莊怡圃言在西番途次憩一廟側旁有斃馬風來腥穢不可忍欲行又苦足疲正躊躇間俄有老僧偕一少年來亦憩息廟隅少者謂老僧曰徒弟速遣死馬去老僧即垂目不語久之死馬忽動躍然起向下風行三里許復倒路側僧乃開目謂少者曰已遣去矣此用奪舍法然其法有奪生奪死不同奪生者易其魂仍載其魄奪死者無魄可襲奪舍後尚須脩煉以養魄今西藏紅衣

喇嘛悉知其術在楞嚴經爲投灰外道是也

屍奔

屍能隨奔乃陰陽之氣翕合所致蓋人死陽盡絕體屬純陰凡生人陽氣盛者驟觸之則陰氣忽開將陽氣吸住卽能隨人奔走若磁石攝鍼旋轉者然此易所謂陰凝於陽必戰也故伴屍者最忌對足卧人卧則陽氣多從足心湧泉穴出如箭之離弦勁透無碍若與死者對足則生者陽氣盡貫注死者足中屍卽能起立俗呼爲走影不知其爲感陽也惟口不能言其能言者爲黄小二之類爲老魅所附陳壽恆遊州聞見錄載有客山行途中

聞呼其名者不覺應之尋投主人宿告以故店主曰客無憂我能治之夜攜劍同客寢外打三更果聞有呼客者聲在墻外問爲誰答曰我黃小二也啟門逐之見有物如人奔入一塚而沒明日詢其居鄰知爲新死而葬者相與報官起驗其屍斑斕五色店主曰是也然猶未成精與衆四覓入深山中見遺骸一具亦五色生毛曰此其黃小二矣焚之果啾啾作聲及焚新葬之尸了無他異蓋槁死之魂久則成魅特借新死之體以禍人無所借則久而爲眚若遇雷火擊散其氣又能布而爲疫此皆山川沴戾之氣偶中於身後也

骷髏三種

地中有遊尸伏尸不化骨三種皆無棺木外襲者遊尸乘月氣應節而移無定所伏尸則千年不朽常伏地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貫注之處其骨入地雖棺朽衣爛身軀他骨皆化爲土獨此一處之骨不化色黑如瑿玉久得日月精氣亦能爲祟故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輿夫死腿骨後朽以其生前用力爲精氣結聚故入土不易朽伏尸亦然伏尸久則受精氣爲遊尸又久而爲飛行夜叉岣嶁神書云老蛤能辟伏尸

人氣分塵

世皆積塵人氣能分塵故目不見塵也塵能朽物故宮室無人住則易朽然屋宇年久則又積受人氣與日月風露之氣交感而生影於木石中如含文嘉夏鼎圖所載門屋市涸池澤器具悉能成精有名字可呼百年有影千年則積影成形此屋日有人住則精氣不能外越以常爲純陽之氣所遍偪伏形于內成金水內景之象一經封閉數十年不得人陽氣則陰氣日遍而內之陽氣悉達於外於是有聲有形而出焉成火日外景之象惟無質而藉氣以成形故能幻變一切此內生之邪非外來者之乘虛而據者也燃火酒照之則真形立見聞

硫黃氣亦退避

鬼氣攝物

趙衣吉曰凡鬼物攝人及器具皆用氣禁能以小容大予少時讀書西城葷佛菴韓姓家親見其家老僕爲冤鬼所纏一夕忽失所在而門戶四隅皆扃已死于二里外桑園中頸有手搯痕青色究不知從何出戶乙酉館常山見有爲妖祟者攝其人入石縫中穴不甚大僅容其身穴口如盞呼之則應然不可出破石取之其人已死又予戚唐姓家爲狐祟一日其婦覓鏡不得後取瓶插花覺瓶倍重于昔視之則失鏡宛然在中口小腹大

亦不知何由而入此皆以氣禁漢書方技傳有禁架之術卽此法也

山魈怕桑刀

常山璩紫庭貢士有書塾在東門外山中時有山魈出沒其間士人習見亦不爲怪呼爲獨腳鬼皆反踵而行其來必有風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卽死懸桑刀于門亦避去山魈愛聽歌有張某館衢州山中每夜山魈躑躅而來强腳唱曲

驅瘧鬼咒

道書瘧鬼皆分干支值日有名字某日得病査其名卽

可以符驅之其不以日者更屬狂瘧之鬼尤拔猖爲祟名岳子貴必須用值日之鬼拘之所謂以賊攻賊也然特此法行之亦間有未驗者不如太平廣記載驅邪瘧鬼咒甚驗云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凡人瘧發時即誦不徹寒熱即散汗出而愈張雨村先生業醫台州親試有驗傳人無不效者

陰沉木

陰沉木湖廣施南府屬山中土產此物悉掘地得之名陰沉木質香而輕體柔膩以指甲搯之即有陷紋少頃

復合如舊裲然土人云其木爲棺入土則日重重則沉埜千年後其棺陷入地數十丈亦堅重如鐵故寶貴之施南買不過六七十金可得佳料一具載至漢口非千金不易購以出水脚費大也盤古以前無可攷有相傳近混沌之上代乃脫高龍漢也老聃生于龍漢元年見道書

織登科記

昔有人誤入星宿見一女織縑縑上多古篆不識問之曰此今年登科記也以呈上帝夫登科記必織登科文必鑄天上之重科目如此千佛名經豈虛語哉若楊頊

芳因貢院失火得元又何異前明焦狀元故事耶嘗聞時人語曰不因南院火安得狀元焦

朱鹿田

朱鹿田先生官刑部郎中時偕大學士馬公赴河南查辦事件路宿公館臥室三間朱與馬對房而居時七月十六日月色皎甚朱患熱不寐三更忽有風來門戶自開見白氣如虹蜿蜒進內近朱帳朱以拂擊之氣即出朱躡其後見氣入馬臥閣少焉退出有紅光一道逐氣交繞白氣不勝形亦漸微即出門去紅光亦回不復追逐門戶又閉聽馬則鼾聲如雷似不覺者次日耳房報

隨從家丁死者二人皆身軟如綿不知何病

飛僵

凡僵尸久則能飛不復藏棺中遍身毛皆長尺餘毿毿披垂出入有光又久則成飛天夜叉非雷擊不死惟鳥鎗可斃之閩中山民每每遇此則羣呼獵者分踞樹杪擊之此物力大如熊夜出攫人損稼

程嘉蔭

趙衣吉曰予幼與程嘉蔭同學嘉蔭有巧思性好道與苑羽士交得其奇器錄一本能爲木牛親見其製外式人盡能之惟中設機各異其喉舌下橫直木一繫舌根

一墜心心以鉛爲之木四邊有孔數悉用組穿貫過于足行則心搖鉛體重墜則木一頭下垂少則舌本間又復下垂則鉛心又爲所舉而向上如是俯仰則足上所貫組曳足屈伸而行但甚緩不能馳加重物于背則行亦純滯程云尚有九風輪未加內五以合五藏外四以催四肢則行疾如飛數百斤皆可負撚其舌轉則鉛機橫擱腰上貫繩曳起足即曲臥與俗傳武侯木牛式及王遁諸書西洋大牛法皆異亦能造寄話筒筒間寸許有間隔之內有機閉氣入向筒語畢則閉之閘有次第若亂開則不成句矣據程云此法可貯百日過百日則

機微氣散惜乎天父毋以其用心過甚嘔血死故其所得諸書忽焚去勿枘以禍彩也

水虎

爾雅虎有角曰虎能行水中而不知水中實有虎也康熙中朱鹿田先生曾見松江提督蓄一虎在池中以鐵柵圍之名曰水虎飼以魚蝦不食生肉象山志里民漁於海網得一雄虎在網中猶活出水即死剖之腹中有三小虎此蓋魚感氣而化也未登陸即爲網獲

綠郎紅娘

廣語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男子未娶

多有犯紅娘以死者諺云女忌綠郎男忌紅娘亦曰過天綠郎亦曰騎馬有犯者須醮禱祀驅之倘男犯綠郎女犯紅娘其病不救蓋亦妖鬼猶金華之貓魈

文人夜有光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爲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不可往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光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

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耀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知爲文士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畧三四十篇字字化爲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狐仙正論

獻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

疑惑未决門役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報明爲憮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

命不安命則掊擊排軋無所不至李林甫秦檜即不能
陷善類亦作宰相彼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
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
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
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諸葛武侯曰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
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且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
翳然滅迹

外國

外國三異傳聞最多高麗有狗站以四狗挽車無敵國

人死心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復爲人士哈國晝長夜短日沒煑羊肩熟卽出沙彌國口入時聲如雷國中必鳴金鼓以亂之否則小兒驚死大耳國耳長七尺濶四尺人臥以一耳爲褥一耳爲被寗公臺外人至冬必蟄如蛇蟲狀不飲不食不語不言逢春則蠕蠕而動飲食來往如初又某國民百年一蟄晉州民喫熟肉呪之變生肉再呪變猪羊仍還原形再呪之仍爲熟肉矣其呪云東山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只十字而已殊不可解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羊生土中臍連于地割之必死須擊鼓以震之則臍絕而羊逐水草此說見新唐書近今果有穀

種羊之皮可見古人非欺我也

作勢渡水

張瀾遊眞州竹林寺寺鄰小河二丈僧駕板橋來往張到時日暮橋已撤矣張奮身踏水而渡至僧菴但濕半鞋僧大驚以爲仙張笑曰我非仙也少時曾有師授法用厚磚高尺餘橫拱於地鋪三丈許躍上飛走磚不傾倒再換薄磚試之往來而磚不動搖則用朽爛布絹布絹受足不穿再換豆腐最後用棉紙竹紙能踏竹紙不破便可踏水矣但起步須在二十步之外一鼓作氣即作虎勢騰空如飛鞋頭着水不過五六寸即上岸矣若

到水邊才鼓氣便不能起勢然極其量亦不過二丈而止余按王莽用兵募能飛者有人應召縛鳥羽爲翅飛數十步乃墜莽知不可用卽此類也

唐公判獄

保定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噭然而仆公自啓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辨百端終以爲南山可移此案

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丙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堦下鬼從何去曰欻然越墻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墻因即越墻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捷盜所爲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讞譜其事亦不復深求

郭六

郭六者淮鎮農家婦也不知其夫姓氏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飢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

積纇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里語以婦女倚門爲賣花）鄰里噥噥俱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貲又買一女子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覩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辨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暄甫畢即與見翁姑曰父母都在今還汝又引所買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汚不能忍恥伴君故爲汝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荅則曰且爲汝

辦餐已往廚下自剄矣縣令來驗目烱烱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祔夫墓曰不祔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故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我兒身爲男子不能養我二人而委一少婦遂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又有孟村女者崇禎末巨盜肆掠見女有色併其父母縶之女不受汚則縛其父母加以炮烙父母並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紿已必先使受汚而後釋女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賊與官兵格

闖馬至尸前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此二事正相反論者皆有貶詞以爲其一失節其一心太忍余曰皆是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郭六改行養子爲之奴也孟村女抗節比干諫而死也古人于徐孝克妻樂昌公主尚憐之而况此二人乎

劉迂鬼

劉羽冲者滄州人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倩董天士畫秋林讀書圖紀厚齋先生題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秖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豁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

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大敗又得古水利
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于州官
州官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爲
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恆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
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
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側耳聽
之所誦仍此六字

痴鬼戀妻

京師有媪能視鬼常告人云昨于某家見一鬼可謂癡
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

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恒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詬誶聲雖陽氣逼爍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悽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左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涔涔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俛首如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營營徹夜嫗太息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鬼避立

墻隅仍翹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駭甚
家爲門神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則匿墻隅望婦行禮
嶷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窗而窺至滅燭就寢尚不
去爲中霤神所驅乃狼狽出仍至婦室婦留一兒在家
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搓作無可奈
何狀俄婢出撻兒一掌更頓足拊心遙作切齒狀媼視
之不忍乃徑歸

狐仙懼內

紀儀菴有質庫在西成中一小樓爲狐所據夜恒聞其
語聲然不爲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詬誶鞭笞聲甚

厲聲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撻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爲婦撻面上爪痕猶未愈衆閧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爲怪樓上羣狐亦閧然一笑其鬭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軍校妻

紀曉嵐先生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遣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啟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檄廸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臥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

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人幼相
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城是人念之不釋復尋
訪而來甫至門即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
遂相約同死受刄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
急覓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草黃雲四無邊
際正彷徨間爲一鬼將去至一官府見詰辱云是雖
無恥命尚未終叱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
復暈絕及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
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先生烏魯木
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

蕭騷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

飛天夜叉

先生在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深處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爲盜伏叢莽中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姣麗白晳所衣皆繒綵各反縛其手瑴觫俛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

强者攢射對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爲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壓封秉炬而入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報者又何物或曰此飛天夜叉化爲女子者也

虎假

新安程作名敦行族人家深山中後圃園亭頗有幽趣生往候之迨晚則鍵莊門蓋其地有虎也一日初更時月色微明狂風驟作一僮欲請鑰出戶儕輩止之不可主人親曉諭之僮不得已私欲越垣而出以高峻不得升忽聞垣外有虎嘯聲主人乃令衆僕挾持此僮頭狂

檯叫不省人事生知有異覘登小樓覘之則見有一短頸人在垣外以磚擊垣每擊則此僮輒叫呼欲出不擊艮定生及主人皆知必虎倀也乃持此僮愈力僮叫呼良久忽變作豕聲便溺俱下其矢亦成猪矢家園中之人大驚羣沉鼓此僮睡去天曉取生及主人復登樓覘則見一虎自西邊菽荊中躍去而倀亦不復見矣

狼牙

凡猛獸皆以爪牙銛利故能搏噬而古者獨稱狼牙者但以爲尖利害物耳數年前甘泉令某一日自外返署見快役班房繫一小獸如犬而雙眼淺綠色意其爲狼

詢之果然乃發大噐有雜客某以烟桿撥其口小狼露齶作欲噬狀諦視之其牙累白大小參差不齊而其齒生成一片非若人與他獸之分排編次也因恍然悟古人以狼牙名兵器蓋取諸此而狼之狠戾恃有此牙亦天之賦與獨異若人之駢脅猿之通臂然

樓怪

西安省城四府街有王太守宅太守官浙中宅久關鎖留僕守之一日鄰人遠望見其後樓燈燭數十盞遊走詢其僕啟門視之寂然無物又有童子數人白日往遊至後樓見有白鬚老人憑樓窗下視童稺之老人忽吐

舌長丈餘至地大駭而散乾隆某年太守緣事此宅八官同寅乾州高公名璨者買之所屬武功縣令某赴省借宿夏月晝臥前廳傍晚乍醒北牕自啟有物黑面赤睛夾殭黃大呼而起率衆僕逐之不見高公赴省將前任長安任卷宗箱置後樓一日查舊案令廳役上樓啟之見巨蛇蟠據箱側大駭走白高公親往視之無有妥高因不敢居忽一日晚間後樓失火官吏救之惟後樓燼焉院中有白骨一堆長安令周小亭撿視之有大牙十數長各五寸餘別無他異秦方伯舒覦察皆取一二枚以去人皆云此怪已自焚死高公擢興武太守始

遷居之今將此宅轉鬻於前鄰居人今楊姓者云無復異

武進兩異事

武進之北鄉土名尤村有某姓誕一兒暴長甫十一月而長三尺每啖飯三巨椀或餌以粉餈能盡七枚然不能言尚臥僕籃需人提抱此乾隆五十五年事

毘陵郡北隅有秦姓婦忽誕一兒狀貌獰惡頭有兩角角際隱隱復有兩目遍身青色多肉塊纍纍勢長數寸纖細如燈草啼聲亦甚異其家以爲妖埋之廢圃旁翼日人過猶聞地下作呦呦聲此五十五年八月事

何千朝詩書

西江周鶴軒大史新舉孝廉赴北闈會試路過鄒魯間夢人引至一處棟宇巍峩上書有子廟三字心疑之以為有子配享聖人久矣此地何以另立有廟俄而召入上坐有古衣冠者年五十許髮眉蒼秀揖而進之命之旁坐曰汝西江名士可知論語第二章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作何解周曰仁為五德之首孝弟又為仁德之首有子曰非也古字人與仁通我首句其為人也孝弟末句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其義一也漢宋諸儒不識仁字即人字將个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節汝到世間為我聽示諸生也周唯唯而出是年即中進士入

詞林余絜井有仁焉之仁即入字則此章仁之爲人當亦無疑

米元章顯聖

蕪湖鮑某工畫專學米元章竟能得其大槪且又能烘染紙作舊色識者莫辨南北骨董家購者甚多因之致富一日作畫倦矣坐而假寐忽見一人唐巾宋服登其座罵曰我米元章也汝學我畫僅得皮毛而欺世取財將來千百世後道元章之畫不過如此則我之身分姓名俱爲汝糟塌矣因袖中出一石擊其右肱飽覺酸痛一驚而醒從此握筆腕痛難勝執箸數錢依然無恙

麒麟喊冤

有邱生者吳人也幼習時文屢試不售怒曰宋儒悞我乃盡燒其講章語錄而從事於考据之學奉鄭康成孔穎達爲聖人而渺視程朱家貧遊學楚蜀過峩眉山坐古松之下溫習儀禮註疏有白額虎銜之而去行數里乃擲於深谷中虎竟去邱心悔當是背宋儒之報也方懊憹間見谷旁有石門大開邱走入則殿宇巍峩署曰文明殿兩旁羅列書籍百萬莫知其數邱掀翻書目謂必以六經冠首不意翻畢竟無有也心疑之旁有古衣冠者倚門而立邱揖而問曰此處何神所居曰蒼聖邱

問蒼聖始制文字自該萬卷橫陳獨無古六經何耶古
衣冠者曰向來原有此書但名詩書周易不名經也自
漢人多事名曰六經造作注疏穿鑿附會致動上帝之
怒責蒼聖造字生此厲階從此文明殿中撤去注疏教
汝瞰翻不得邱問注疏何以上干天怒曰此事原委甚
長汝且靜聽我言汝可知萬國九州只有一天乎自盤
古開闢以來三皇五帝莫不欽若昊天天亦安享郊牛
數千年矣忽然東漢末年有五妖神頭戴冕旒身穿龍
袞闖入天宮各稱名號其自稱赤熛怒者紅面蝟髯狀
尤獰惡其他兄弟四人衣青者號靈威仰衣黃者號含

樞紐衣白者號曰招拒衣黑者號汁光紀竪眉昂首曉
嘵嚷嚷覓欲篡奪上帝之位分據為五國上帝盤問五
人得姓受命所由來皆瞪目不能荅帝命神兵擒之與
鬪未決適叅聖朝天奏曰此五神姓名皆讖緯妖言漢
人鄭元師弟所傳但召鄭元來則不鬪而自伏矣帝撫
可奈何卽命九幽使者召鄭元師弟上殿見其舉止老
成飲酒三百杯不醉遂署文明殿功曹五妖神始帖服
不動凡鄭所奏帝亦須行世間久之其教有必不能行
者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頭幾乎壓死
夏祭地示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幾乎暍死只許每日一

食須勸再食天子之腹幾乎餓死喪禮含殮用米二升四合君大夫口含粱稷四升如角柶不能啟其齒則鑿尸頰一小穴而納之凡爲子孫者心俱不忍以訛傳訛習而不察將及千年一日天帝坐紫微宮見雲中飛下一獸象龍鱗馬鬣喊冤奏曰臣麒麟也不食生蟲不踐生草人人稱爲仁獸必待聖人出臣才下世不料有姦人鄭某孔某者生造注疏說郊天必取麒麟之皮蒙鼓方可奏樂信如所言人主郊天一回必殺一麒麟麒麟何罪遭此屠毒此等議論只好嚇騙黃巾賊見老鄭便一齊下拜使麒麟見之必唾其面言未畢又見空中雲

鬟霞佩率領數婦人珊珊來者跪奏曰妾姜氏周王妃也當時周王勸農妾並不隨行今有妄人鄭某說天子勸農必與王后同行妾想婦人幽閑貞靜行不踰閾豈有披霜冒雨出來勸農之理北魏王肅曾言其非是人孔穎達將王大加呵斥黨同誣妄一至于此諸婦人齊奏曰妾等南國諸侯大夫之妻也夫君外出妾等心憂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言既見而心安此人情也鄭某訓覯爲交媾之媾言交構而心降又訓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云婦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妾等皆公侯淑女不應貪淫至此麒麟在旁蹋足大笑帝問何笑麟

曰諸夫人但知責鄭元不知責戴聖聖造禮經其罪更大臣在周文王靈囿中與振振公子同遊見文王宮女原無定數多不過二三十人並無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名號亦從不見有金環進之銀環退之之條例文王日昃不暇樂而不淫那得有五夜十五夕而御百餘婦哉戴聖本係贓吏造作宮闈經典以媚昏主而鄭元師弟又從而附會之致後世隋宮每日用煙螺五石開元宮女六萬餘人皆其作俑也且註詩經昏椓靡供言椓是椓婦人之陰此是景十三王傳中之事三代無此慘刑天帝聞之大悔喈曰朕用人過矣召蒼聖

謂曰卿造字原有功于萬世大聖人周公孔子皆出汝門下不料後來俗儒流弊一至于斯何以救之蒼聖奏曰臣兄弟三人同造字臣所造之字都是下行臣弟沮誦佉盧所造之字或右行或左行左右行者行于東西二方下行者行于中華今東西方只一教而中華之教如此紛張惟有召西方明心見性之人學佛未成者來大顯神通將此輩一掃而空之帝曰召佛是矣何以要召學佛未成者蒼聖曰佛無夫妻父子故名異端恐來中國人之[illegible]惟有少時借佛書參究一番中年遁歸周孔者[illegible]爲名人才肯服宋朝某某最佳[illegible]任[illegible]

爭之日起固失矣而魯亦未爲得也據漢儒麟鼓郊天
之說不過麒麟吸氣而天帝何得一頓飽餐若宋儒主
持名教訓天命之謂性云天即理也古帝王只有祭天
者無祭理者將來天帝血食不從此而斬斷乎不但此
也恐尖嘴雷神還要來問帝曰何也曰朱註有盛饌三
句云敬生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下文註迅雷必變云敬
天之怒豈非下文晴瓛不以其雷耶從此雷公役人怕
了雷公豈肯甘心天帝笑曰汝言亦是但氣運各有盛
衰朕亦不能作主姑且召明心見性之人試其伎倆何
如俄見蒼髯聖肅領宋儒上殿有褒衣博冠手執太極圈

者有閉目指心自稱常惺惺者有拈花弄月自號活潑潑地者最後四人扛一大桶上放稻草千枝曰此稻桶也自孔孟亡後無人能扛此桶唐人韓愈妄想扛桶被我取他與大顛和尚書札搜出眞贓把他所扛之桶劣撇翻了何況鄭孔敢與我四人爲難乎言未畢果見赤熛怒白招拒五妖神爬牆穴洞偃旗息鼓而逃天帝大喜即命此四人權攝文明殿功曹此漢學所以不昌而文明殿之所以無註疏也邱問既如此何以架上不收宋儒註疏乎曰一誤豈容再誤宋儒此座亦恐終不能久現在陸王二姓 本朝顏息齋李剛主毛西河等都

與為難方談論間忽聞鐘鼓聲內閣奉聖傳旨云朕命白虎馱邱生來原惡其自矜漢學褻蔑百家挾天子以令諸侯故有拔牙豺虎之意今聞渠已悔悟可賜山中雲霧茶一杯領其出山俾述所聞可以曉世古衣冠者引行曲澗中邱因問曰據蒼聖之言漢學不可從據麒麟之言宋儒又不足取然則我將安歸神曰隨之時義大矣哉士君子相時而動故曰順天者昌即如神道設教蔣帝既衰關帝自興此眼前之明証也當漢學盛時晉朝王弼往易罵鄭康成為老奴康成白晝現形立索其命而去元行冲有言今人寧道孔聖誤諱言鄭孔非

亦怕康成作祟故也今氣運既衰其鬼不靈而人亦少談孔鄭矣當宋學盛時元朝祭朱考亭至于呼太祖御名成吉思而祭尊與天同明祖登極又聘宋金華四先生等講學皆考亭之小門生也一脈相傳頒行四書大全通行天下捆縛聰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說不讀他書楊升菴有言蟲有應聲者今之儒生皆宋儒之應聲蟲也子不作應聲蟲安能拾取科名上報君父乎邱曰然則上帝亦好時文八股耶古衣冠者大笑曰上帝非秀才安用時文不特帝所無時文卽鄉嬛洞二酉山亦從無此腐爛之物細字小板古書亦無此惡摸樣邱曰然

則時文科甲中何以出許多豪傑神曰士如魚也釣之
可得射之可得網之亦可得大者蛟螭小者魴鯉皆水
所生不因釣射網罟而有異焉歷代以經學取爲名臣
者若而人以詩賦策論取爲名臣者若而人以時文取
爲名臣者若而人豪傑之士豈爲功令所束而遂淹沒
哉汝試看呂蒙傳千盜賊郭子儀起于行伍繼盜賊羿人
中何且有人而况于時文科目耶邱問上帝何好曰好
詩文問何以知之曰汝試想上帝白玉樓成何以不召
老成人馬季常井大春作記而召一少年佻㒓之李長
吉耶海上仙龕芙蓉城主何以不召周程張朱聚徒講

學者居之而召一好酒及色之白居易豪縱不覊之石曼卿耶邱恍然大悟乃再拜曰如神人所言某將棄漢學宋學而從事於詩文何如神曰子又悞矣人之資性各有短長著作之才水也果有本源自成江河考据講學火也胸中無物必附物而後有所表彰如火之必附於薪炭也子天性中本無所有焉得不首鼠兩端且子既惜漢學矣試問帝王所食之米何名邱不能荅神曰康成注釋之溲溲云舂之播之使趨於鑿粟一石爲糲舂一斗爲粺又去八升爲鑿又去九升爲侍御侍御者王所食也子試思米舂至八九次其糲粺糠粃將何所

歸天故專生此一流餐糠覈而飽稊稗之人或瑣屑考据或迂濶講學各就所長自成一隊常見孔聖如來老聃空中相遇彼此微笑一拱而過絕不交言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邱聞之色若死灰意流連不出神曰子休矣子被虎銜落山澗神中所帶儀禮注疏螬食者過半矣盍速歸乎邱再拜出洞至今猶存

大通和尚

吳門某進士逼禪理立志成佛聞天台山僧名大通者年一百二十歲矣乃徒步訪焉兩扣茅蓬辭不見進士跪門一月僧召入問汝來何為曰願學佛曰君非某尚

晉之子歟曰然今何在乎曰在有妻子乎曰有僧曰君悞矣佛性慈悲汝父尚在妻尚存而忍心别父棄妻貪圖作佛此心可以見得佛否進士不能荅僧又問成佛必須功德汝立何功曰我遇荒年必倡捐賑粥遇棺槨必掩埋年年買活物放生僧曰凡有心積德以徼福者與無德者同猶之律上過失殺人雖殺不抵命也汝貪成佛而强爲諸善何功之有汝果要學佛當先學我便從此刻學起我坐則坐我食則食我溲溺則溲溺我眠則眠汝能照樣行乎曰能僧長嘆一聲便閉目坐榻上一日不語不飮不食不眠不起溲溺進士骨節酸楚腹

中霤鳴澴溺俱下而僧不知也不得已起跪僧前謝且還家僧亦不答拱手微笑而送出焉

掠剩鬼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親狎章死楚為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楚未食章即延入飯店為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吾以小罪未免今配為揚州掠剩鬼問何謂剩鬼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即為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曰某某皆是頃之有一僧過指曰此僧亦是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與章

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所用之花人間無用章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辭去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中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殊覺不祥即擲花溝中濺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救之良久乃蘇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

續新齊諧第五

續新齊諧卷六

隨園戲編

多官

多官閩莆田人襁褓失怙恃嫂鄭氏乳之長而美歷兄嫂皆愛之兄遠賈外出或經年不歸嫂常居母家攜叔去令出就外傅邑有葉先生授徒於家多官往學焉江西陳仲韶貴公子也年十八舉於鄉兄宦閩以喪偶故往省路出莆田值雨遭多官於道神爲之奪下輿隨行多官回顧見其摳鮮衣曳粉靴走泥淖中狀若狂癡心頗疑之仲韶卒尾至其家詰不得入訪於鄰始知爲多

官自書塾歸乃至其嫂家也仲韶抵兒署與其嫂京兒謀欲得多官京日子孟以遊學請諸兒允則事濟矣兒果喜仲託莆令修厚贄於葉葉館以公子禮不知爲先達也仲遍謁同學多官出見駭然良久心知客爲已來自是絕不過從惟扃戶而讀居匝月終無由通款一夕聞多官呻吟聲職之病卧在床葉倩醫來診其脈曰虛怯將脫非參四兩不治葉聞欲送之歸仲韶勃然曰渠家貧安能辦此即歸亦死耳立啟篋出金授醫復語葉曰有故悉我任遂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半月有餘多官旋愈感德仲韶于是來往頗密然終無厭容仲韶間

可入復謀於京兒京曰吾知其感公子矣不知其愛公子者可佯病試之如其言多官來亦如仲之侍已疾者京兒賄醫詭云藥中須人臂血疾始可治命京京佯不可多官在旁無語至暗中乃刺血和藥以進仲知之大喜以爲從此可動也適兄薦存入都招仲偕往多官聞之乃夜就仲宅曰曩者公子傾金活我非愛我故耶今行有日矣義不忍負公子請締三日好誓守此身以待郎宿於仲所三日仲乃行某有甥名淳者性淫慝而頗饒膂力涎多官美欲與狎不可一日仲郵使至多官置來書案上出詢仲起居淳潛入見仲書多親妮語喜曰

是可刼也多官來袖書示之曰汝從陳公子獨不可從我乎多官初欲拒之已而思有書在處不能滅其迹復佯笑曰若還吾書今夕當從汝淳喜還書而出多官焚之乃作二札一與仲訣一以告嫂納諸篋即取所佩刀自刎嫂聞信至啟篋得書訟其事淳瘐死獄中仲韶歸見所遺書一慟幾絕感其義誓不再娶一夕夢多官來曰不可以我故廢君祀君娶我將為君後從之果舉一子眉目絕似多官因名喜多先是京兒與謀時曰多官洵美但眉目間英氣太重尤其暈可以為忠臣烈士慮不善終耳後果如其言

祈夢二則

宜興士人少時到于忠肅廟中祈夢夜夢神旁皂隸來摸其臀與之狎士人憤怒大叫而醒以爲忠肅不能御下何足敬也遍告親友後士人成進士選湖廣龍陽縣十餘年卒於任所

趙笠亭祈夢于墳夢見少保憑几坐几上燃燭二枝上有綠字書冠冕通南極文章列上台兩句以爲大吉兆後竟以疾亡將殯諸門弟相率臨奠設筵告祭其筵前燭二枝綠字所書即此二句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紹興傅長純館胡撫軍寶瑔署一日胡出堂理事畢來告幕中諸友云適坐堂上有皂役倉猝後至甫入門俄一鬼趨出與皂相值爲皂衝仆其鬼四肢悉散墮地上耳目口鼻手足腰腹如剝開者蠕蠕能動久之漸漸接續又良久復趨而去胡視皂役之氣頗旺鬼誤值爲其其氣攝住故不得退避而衝倒也其倒時皂竟不知旁廊下有鬼多笑之而不前

石板中怪

桐城朱書樓云其父昔居巢縣去其家里許有山險巇不通人跡一日佃戶來報山上木魚聲響從未見有僧

往來請偵視之其父率佃戶數十人披荆斬棘而上見山頂石洞中有老僧趺坐蒲團敲木魚念佛問從何來僧不荅問需齋供否曰吾辟穀多年奚用齋爲言畢閉目而坐衆驚異下山朱歸告其母母曰是神僧也我有黄金五百汝爲我建佛閣於山上供養此僧朱遂率衆鳩工僧忽出洞指所立處曰此下若見石板愼勿輕動動則妖出衆不信以爲石下或有窖金趁僧不在時共力掘起忽黑氣冲天飛砂迷目僧急出洞曰妖已遁矣不信吾言致爲人祟奈何工未完果有方姓家奴被二女妖纒擾幾死其主倉皇來告僧求救僧遂下山建壇

點七星燈咒語移時雙袖一揮向空喝曰汝幽禁雖久野性尙存速隨吾上山修煉是夕方姓家遂安嗣後有上山者常見僧旁有二美女侍立執卷焚香丰姿綽約羣以爲異如是者六年一日僧召朱謂曰予號大容曾遇異人指點出家今道行已滿明日即當飛昇二妖已皈佛法自往他處修眞但與方姓尙有宿愆吾化後須供奘七日消除此案及明日僧舉火自焚於是二女復至方家附奴身上索酒食曰吾已千年未曾看戲可爲我演戲七本我才看和尙而上甘心饒汝方從之演畢寂然惟正廳卓上留紅帖一張大書嫣紅環翠謝戲六

字

僵尸貪財

金陵張愚谷與李某交好仝買貨廣東張有事南歸李託帶家信張歸後寄信李家見有棺在堂知李父亡矣爲設祭行禮李家德之其妻出見年才二十餘貌頗妍雅設饌款張時天晚矣留張宿其家宿處與停棺之所隔一天井至夜二鼓月色大明見李妻從内出在牕縫中相窺張愕然以爲男女嫌疑之際不應如此倘推門而入當正色拒之旋見此婦手持一炷香向其翁靈前喃喃然若有所訴訴畢仍至張所住處將腰帶解下繫

縛其門上鐵環徐徐步去張愈驚疑不敢上床就寢忽聞停棺之所豁然有聲則棺蓋落地坐起一人面色深黑兩眼凹陷中有綠睛閃閃獰惡異常大步走出直奔張所作鬼嘯一聲陰風四起門上所縛帶登時寸斷張竭力撐門力竟不敵尸一衝而入幸其旁有大木廚一口張推廚攩尸廚倒正壓尸身尸倒在廚下而張亦昏迷不醒矣李妻聞變率家丁持燭齊至將薑湯灌醒張而告之曰此妾翁也素行不端死後變作僵尸常出為祟性最愛財前夜托夢於我曰將有寄信人張某來我家身帶二百金我將害殺其身而取之以一半還我棺

中以一半賜汝家用妄以爲妖異不信其語不料君果來宿於此我故焚香禱祝勸其勿嘗惡念怕他推門害君故以帶縛住門環而不料鬼力如是之大也乃與家丁扛其尸入棺張勸作速火化以斷其妖曰久有此意以翁故於心不忍今不得不從俗矣張助以作道場之費名爲超度而焚之其家始安

黃鼠狼着紙衣呼小將

李半仙奉天人其師黃某爲吾杭方伯國公棟壬戌房師爲通州牧過於仁慈上司劾其縱賊殃民發遣奉天授徒教讀見半仙曰子可傳道非功名中人半仙叩首

聽命令其拜斗四十九日授書一卷劍一口遂能驅邪治病費公每歲至滇來去萬里甚速限滿放歸不知所終蓋有道術者李君每歲一至京師住國公宅往往見其役鬼使神頗有效驗一日有狐仙延請赴其所設猪羊雞鴨等肉李皆淡食不下暨觀左右侍立捧盤饌者皆極大黃鼠狼人立而衣紙衣呼為黃小將惟主人則狐而人形衣綢緞焉李怪而問之曰若輩福薄只宜着紙衣一着綢則病一着緞即死今日所以奉請者有所求也吾曹子孫輩每有在外間無狀者被法師遇有此等事以文書牒我俾我以家法處置幸勿傷其性命如

有文書可挾于紫禁城轉灣之城脚下呼黄小將三聲我即領受李唯唯而出有患瘵病爲冤纒者半仙爲禳解之若爲妖魅驅之不去則作法斬之用米一斗挿劍於中焚符誦咒劍自飛舞斫于門柱有怪毛毿毿然截八寸餘病者獲安李即辭去從不受謝

徐明府幕中二事

徐公名振甲初第句容有仲姓戚司刑名事句曲皆山産雉兎麞狍之類每歲召獵戸捕取供上憲以爲土物徐公一日召獵戸於署中試放火鎗轟然震響仲姓失色竄匿於隱處屏息不動至晩覓之不得遣人出城追

逕直至省垣避匿一小巷中署中人多言仲本女狐所生故也後余調任清河赴省過余留飲語余曰余幕中諸友多有勸避家人輩有拂其寵僮之意者幕友即欲辭去以此小事甚費周旋以致此風大熾署中諸犬效之兩雄相偶豈非絕倒座中廣文孫公曰此何足異余家牝鵝與牝雞每作雌雄相偶之狀更可哂也

同服琉璜效驗各別

琉璜有毒人人所知然服之而壽考康寧者有之疽發於背於頸死者有之禍福互異由各人體氣本不相仝也 本朝託冢宰庸於冬至日嚼雪吞冰不知其冷自

稱陽臟故然尹文端公隆冬不戴貂帽戴則雖大雪中汗出如雨宋夏英公服鍾乳琉璜偶離此二味則手足如水直不可解也杭州王書師材常服琉璜久之毛孔中常突起小泡青烟一道直射而出皆作琉璜氣據云其毒從毛孔中出便無他患至今其人年高尚無恙云

夜航船二則

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雜沓中隔以板仁和張姓少年素性佻㒓以風流自命搭船將往富陽窺板縫有少艾向渠似笑非笑張以爲有意於已也夜眠至三鼓衆客睡熟隔板忽開有人以手摸其下體少年大喜過

望挺其陰使摸而急伸手摸彼宛然女子也遂爬身而入彼此不通一語極雲雨之歡雞鳴時少年起身將過艙其女緊抱不放少年以爲愛已愈益綢繆及天漸明照見此女頭上蕭蕭白髮方大驚女曰我街頭乞丐婆也今年六十餘無夫無子女無親戚正愁無處託身不料昨晚蒙君見愛俗說一夜夫妻百夜恩君今即我丈夫情願寄托此身不要分文財禮跟着相公有粥吃粥有飯喫飯何如少年窘急喊衆人求救衆齊起歡笑勸少年酬以十餘金老嫗始放少年回艙回看彼少艾又復對少年大笑

柴東升先生搭夜航船往吳興船中老少十五人船小客多不免挨擠而卧半夜忽聞一陝西聲口者大罵小子無禮擒一人痛毆之喊叫我今年五十八歲了從未幹這營生今被汝乘我睡熟將陽物插入我糓道中我受痛驚醒傷我父母遺體死見不得祖宗諸公不信請看我兩臀上他擦上唾沫尚淋漓未乾被毆者寂無一語柴與諸客一齊打火起坐爲之勸解見一少年羞慚滿面被老翁爭傷其鼻血流滿腮柴問翁何業曰我陝西同州人訓蒙爲業一生講理學行袁了凡功過格從不起一點淫慾之念如何受此孽報柴先生笑曰翁行

功過格能濟人之急亦一功也若竟毆殺此人則過大矣我等押無禮人為翁叩頭服罪並各出錢二百買酒肉祀水神為翁懺悔何如翁首肯之始將少年釋放天明諸客聚笑勸飲老翁高坐大啖被毆者低頭不飲別有一少年笑吃吃不休裝束類戲班小旦衆方知彼所約夜間行獄者乃此人也

盛林基

乾隆四十一年樂安縣民盛林基年三十二歲家有一母一妹忽一口以切菜刀斷其母妹二人之頭高置几上買香花燈燭而供奉之其鄉鄰驚問何故笑曰送他

兩人到極好處去成佛我不過盡孝道耳總甲報官來驗坦然出迎口供與對鄉鄰之言如一官請　王命凌遲其人含笑就死亦無一言據鄰人云此人平時待母頗盡孝道與妹亦甚和睦

趙友諒宮刑一案

趙成者陝西山陽城中人素無賴老而益惡姦其子婦婦不從持刀相逼婦不得已從之而心終不願私與其子友諒謀遷遠處以避之其戚牛廷輝住某村離城三十里遂往其村對山築舍而居彼此便相呼應居月餘趙成得信追踪而往并持食物往拜牛廷輝牛設饌款

待鄉鄰畢集席間答嚴七與牛至好問牛近況牛告以生意不好賣兩驢得銀三十兩以十金買米修屋家中僅存二十金等語趙成欲通其媳厭友諒在傍礙難下手知鄰人有孫四者凶惡異常且有膂力一村人所畏也乃往與謀殺牛廷輝分其所贜金孫四初不允趙成曰我媳婦甚美汝能助我殺牛廷輝嫁禍於友諒友諒抵罪則我即以媳婦配汝不止一人分十金也孫四心動覺慨然以殺牛爲已任是夜與趙成持刀直入牛家友諒見局勢不好逃入山洞中孫趙兩人竟將牛氏一家夫婦子女全行殺盡而往報官云是友諒所殺縣官

路學宏急遣役往拿見友諒匿山洞中形跡可疑遂加
刑訊友諒不忍誣其父而又受刑不起遂病其誣服然
殺生家之刀原是孫四家物趙家所無他屢供藏刀之
處屢掘不得路公以凶器未得終非信讞遂遲擱延
連累廝閒飲酒鄉鄰十餘人家產爲空一日捕役方帶
趙成覆訊成自喜案結矣般蹇高歌其媳見而罵曰俗
云虎毒不食兒翁自已殺人嫁禍於兒子拖累鄉鄰猶
快活高唱曲耶一人作事一人當天地鬼神肯饒翁否
趙成面赤口噤捕役以其情急聞於官始窮問趙成
初不服燒毒烟熏其鼻方輸實情按律殺死一家五人

者亦須一家五人抵償按察使秦公與撫臺某傷其子之孝獄奏時為加夾片序其情節奏　上諭趙友諒情似可憫然趙成凶惡已極此等人豈可使之有後趙成着遲處死其子友諒可加宮刑百日滿後充發黑龍江

換戶冤雪

京師順承門外有甲與乙口角相鬬者甲拳傷乙喉氣絕仆地時天已晚路上人將兇手縛還營房以尸交兩營兵看守待明早報官會天雨雪一卒老病畏寒向年壯者云我歸家添衣服喝酒略耽延便來年壯者許之

其人久而不至年壯者亦買酒取煖醉睡帳房早起尋
尸尸隱不見方驚愕間年老者亦至曰我已報司坊官
即時來驗矣年壯者曰尸竟遺失官來無可驗我二人
罪大奈何老者沉思良久曰我有一計某處荒地前有
人舁一棺來似是新死之人尸尚未壞我與你打破其
棺扛尸來此以肩抵之庶可免罪年壯者以為然依計
而行少頃官來驗尸則額角上有長釘一條流血被面
問兇手兇手曰我實失手打死此人並未加釘釘額且
此尸面貌並非我所毆之人官不能斷正喧嚷間有一
男子大呼而入曰此事與甲無干我乃被毆仆地之人

初時氣絶仆地既而蘇醒還家實未死也官始將兇手放釋而査問荒地扛棺來厝之人細加推究釘額之尸姓劉名況以染工爲業妻與人奸乘劉醉與奸夫釘殺之也乃釋甲而置奸夫於法旁觀者曰尸非可換之物而兩營兵竟計如此此非營兵之愚也乃暗中鬼神之巧也

凡肉身仙佛俱非眞體

余每遊剎院見肉身菩薩大概渾身用生漆灰布叩之橐橐有聲雖腿筋盤屈隱隱可見而脰頸總歪在武夷山見草鞋仙姓程名良坐石洞中在九華山見無瑕和

尚皆兩目下垂無睛將其頭尚動叩其齒皆蛀朽脫落
惟廣西永州然豎佛雖肉身而頭獨端正心常疑之
後有人云順治間有邢秀才讀書村寺中黃昏出門小
步聞有人哀號云我不願作佛邢爬上樹窺之見衆
僧環向一僧合掌作禮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鐵條長
三四尺許邢不解其故聞郡中喧傳某日活佛升天請
大衆燒香禮拜來者萬餘人邢往觀之升天者即口呼
不願作佛之僧也業已扛上香臺將焚化矣急告官相
驗則僧已死蓮花座上血涔涔滴滿穀道中有鐵釘一
條直貫其頂官拘拿惡僧訊問云燒此僧以取香火錢

財非用鐵釘則臨死頭歪不能端直故也乃盡置諸法而一時燒香許愿者方大悔走散全州佛廟大門外有坟一座相傳某御史入廟禮佛欲試是否肉身取針刺佛之耳鮮血流出御史大驚出廟顛仆而死其家即塟之於廟門外以示戒也余親見坟上碑但記前朝姓名某而並無此語余雖不剌佛然剝其所施衣彩十三層叩其胸而彈之亦自覺無禮矣

動靜石

南嶽宕有動靜石二座大如七架梁之屋一動一靜上下相壓遊者卧石上以脚撐之雖七八歲童子能使離

閉尺許轟然有聲倘用手推雖與夫十餘人不能動其毫末此皆天地間物理有不可解者

玉女峯

雁宕有石如女子獨立長五丈餘頭有髻形杜鵑花開紅滿一頭恰無一朶拂其面上者袍色微紅裙色慘綠若天然染就狀界畫分明衣褶之痕宛然若織

廬山禹碑

廬山宗生菴旁有谷簾泉泉有石洞險而深有人縋身而下得一碑上有禹王大篆六字釋文曰洪荒漾余乃併星子令丁正心在蓮花池席上爲余言

飛鐘啞鐘妖鐘

武夷伏虎山之巔有鐘繫焉相傳唐時飛來離地三十餘丈無人能擊故又號啞鐘張家口外總管廟有妖鐘三更外無故自鳴

鼠渡江

乾隆五十年有鼠數萬銜尾渡江大小不一在水颯颯有聲須臾間江西里許爲其所蔽毛船工云上江必有水災至七月間來安全椒二縣起蛟田堤盡壞

鵬過

康熙六十年余才七歲初上學堂七月三日才喫午飯

忽然天黑如夜未數刻而天漸明紅日照耀空中無片雲或云此大鵬鳥飛過也莊周所云翼若垂天之雲竟非虛語

石中玉碗

乾隆五十五年荊州大水南王山崩有璞石隨流而下耕人以鋤斲之中得蓋碗溫潤潔白無雕刻而有血沁周圍六寸許惜石破而碗已傷璺不解碗何以生石中或曰此必千年前富貴人家玉碗墜入泥中泥久氣燥變而爲石故將碗裹在石內

瓜子妖

陶方伯在江寧署中與僕某劉某相友善中秋招二人飲酒各把瓜子散步階下且行且談被風吹數子落在土中夏間其地忽發瓜藤蔓長漸大俄結三瓜其大如斗一時賀者紛紛以爲祥瑞三人聞之亦自得也未一年陶以書案被累僕以瘵疾卒劉癩疾大作血肉潰爛而亡

琴變

金陵吳觀星工琴常爲余言琴是先王雅樂不過口頭語耳未之信也年五十時爲趙都統所逼命彈寄生草劈破玉等曲爲侑觴之用吳不得已從之然心不甚願也旁有伶人唱滛冶小調以和之忽然風雷一聲七絃俱

斷仰視青天並無雲采都統舉家失色從此遇公瑯瑯
琴必焚香淨手非古調不彈矣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乾隆六年嘉興知府楊景震爲盧奏謫成軍臺登古北
口城樓上有一銅匣封鎖甚固相傳明代總兵戚繼光
所留過客不許開看楊撫玩良久見匣上金鐫一震卦
笑曰匣上卦名震與我名景震相應我當開之啟其蓋
飛出火箭一枝着于對面景德廟正殿柱上登時火起
將殿宇僧房焚燒殆盡

官妓頌

楊鏡村作蘇州太守娼禁甚寬某太守治蘇州督妓其酷後兩人俱解組矣偶過江都有巨公某延之飲酒座有三妓皆蘇人也主人戲問蘇州官長賢否三人但認識楊公不認識某公齊聲對曰楊大老爺待奴輩仁慈并禁地方衙役光棍嚇詐此等官府自然公侯萬代後來某大老爺拿奴輩去非笞即枷并教供出嫖客姓名以便他嚇詐取錢不供便打如此等官世世子孫要做奴輩這行生意的舉座大笑某公不終席登車而去

京中新婚

北京某婚與南方不全部又房娶妻南方諸同年賀之

蕭欲開房拜見新人也不料花轎一到直進內房新郎彎弓而出向轎簾三發響箭然後抱新人出轎則亂髮蓬鬆紅綢裹首新郎以秤幹挑下紅巾不行交拜之禮便對坐床上伴婆二人持紅氈將四面窗楞通身遮蔽進大餃一箇剖之中藏小餃百餘兩新人飲酒喫餃畢脫衣交頸而睡次日雞鳴公公秉燭早起禮拜天地灶神祖廟過五日後方才宴客本日對酋全無茶酒饑渴而退或吻之曰京裏新婚大不同轎兒抬進洞房中硬弓對臉先三箭大餃蒸來再一鍾秤幹一挑休作揖紅氈四裹不通風明朝天地祖宗灶拜得腰疼是阿公

張趙鬬富

康熙間河道總督趙世顯與裏河同知張灝鬬富張請河臺飲酒樹林上張燈六千盞高高下下銀河錯落兵役三百人點燭剪煤呼叫嘈雜人以爲豪越半月趙回席請張加燈萬盞而點燭剪煤者不過十餘人中外肅然人疑其必難應用及吩咐張燈則颯然有聲萬盞齊明並不剪煤而通宵光燄張大惝然不解其故重賄其奴方知趙用火藥線穿連於燭心之首蟲蟲然每一線貫穿百盞燒一線則頃刻之間百盞明矣用輕羅爲燭心每燭半寸暗藏極小炮竹爆聲膈膊燭煤盡飛不須

敢也鹽商安麓村請趙飲酒十里之外燈綵如雲至其家東廂西舍珍奇古玩羅列無算趙顧之如無有也直至酒酣席徹人散室小坐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號小顛倒趙啟之則關東活貂鼠二尾躍然而出拱手向趙趙怡然一笑曰今日買你心了

朱爾玫

康熙間朱爾玫以邪術惑人有神仙之號名重京師王公皆折節下之惟三登熊文貞公之門終不得見一日朱又往告司閽云相公今日着何服食何菜坐何處地方我一一皆知司閽者以其言皆中驚白相公公笑曰

朱某所測我者果件件不錯可謂仙矣第我心上有不喜見妖人五個字渠竟茫然不知可以謂之仙乎聞以告朱朱慚沮而退相傳朱與張眞人鬭法以所喫茶盃擲空中若有人捧者竟不落下張笑而不言朱有自矜之色嗤張不能爲此法張曰我非不能也慮破君法故不爲也朱固請張不得已亦擲一盃則張盃停於空中而朱盃落矣或問眞人眞人曰彼所倚者妖狐也我所役者五雷正神也正神騰空則妖狐逃矣亡何朱遂敗

梁制府說二事

同年梁構亭制府總督直隸自言五歲時有外祖母楊

氏無所依倚就鼓衣家待首疾臥床背抓搔癢可可裂
之亦不知其指力之勇從何來也一日召梁太夫人曰
外孫二官以後切不許其近床邊他渾身是火近之將
人炙痛現在我跟前其姑某舅人雖物故而於我有情
時來與我談笑一見二官到無不爬墻升屋而逃者使
我心大不安梁太夫人即手擡公出公不敢再入時於
窗縫中窺探傷己外覺慼窗曰二官這小兒又來作鬧
了速與他去如其言楊係安寢了何楊病亟氣絕矣良
久復蘇張目謂梁太夫人曰我魂靈要出去被家灶神
門神一齊攔住大門說我不是梁氏之人不許我出去

奈何梁太夫人曰宜速請高僧來誦經爲母親懺悔求請何如楊曰不如仍致二宮來同二神一說神必首肯也太夫人即率公往問於前代爲通說頃刻間楊瞑目逝矣

公宰夏鄉時病瘧甚劇夜夢本邑城隍請見謂公曰我亦從前此地縣官也上帝以我居官清正命我作城隍神大人所患之症即我從前所患之症也後服某藥而愈今以方授公日說某藥幾味長揖而去明日服其方果兩劑而愈查夏鄉邑志果有其人

又宰杳河時有老翁率其女來喊冤女頗有姿問何冤

曰女爲城隍神所攝每夜神以車來迎便痴迷不醒必到次日辰刻才放女歸女已定婚其家致其家不敢來娶故求公救公曰我能治民不能治神也翁曰我女說公來城隍廟行香渠看見城隍神必先出迎公拜神神避位答禮其敬公如是公肯一言或神肯聽亦未可知公竊喜自負即作文書交翁焚而投之次日翁果同女來謝云昨晚神竟不來迎女矣

官迎一則

巽雍作淮寧令有　欽差某從廣東來即日將過其境巽遣長隨張榮備辦公館張故幹僕料理齊全約費百

金而　欽差又奉　旨往他處審案遂不果來張樂正
在徬徨間適逢江西巡撫阿公思哈拿問進京路過
此張樂乃代主人具手本向前迎接告稟公館已備阿
公大驚以爲素未伴面又非屬員何以有此禮文相迎
而進公館則掛綵張燈牲牢夫役無不齊全喜出意外
乃召張樂而諭之曰我係被罪之人一路人情冷落雖
我所提拔屬吏待我如冰何以爾主如此隆情古道耶
汝主手本我理應璧還今一番感激之心誠恐忘記汝
主姓名權將手本留下以便爲日後圖報之地諭畢親
自作書與兆今稱謝再三方上馬去張樂歸以情節告

如上人主人責以多事旁有幕友笑曰此奴辦差費直不如此此出脫叫他從何開消耶主人笑而頷之未二年阿公起用山西巡撫華四絲限滿送部引見奉　旨發往山西初次到轅稟謁阿公如得至寶遣家人致意司道曰請大老爺緩見我主恩人到矣即開中門親迎至堂下呼老賢弟握手入內羅列酒肴待如上客華長跪辭謝懼不敢當阿公曰有恩不報我是何等人耶今日我盡我心明日汝行汝禮盡歡痛飲送上轎而別司道聞之莫不刮目未半年題陞通判又半年題陞同知再陞至南安府知府阿公調任河南華亦乞養滿載而歸

賞張榮二千金張亦小康

傅四爺吏部司官中之能員也果毅公訥親掌吏部時凡衆司官說堂有不能了之事喚傅來數言而決訥甚重之故事保舉郎中一正一副有戶部郎中缺出訥公正薦之引見於光明殿傅年入殿門即跪　上覺其駭用副薦者適年吏部郎中缺出訥公又正薦之傅入殿門又即跪　上不悅謂訥公曰如此等昏人如何保舉訥奏傅某辦事甚好是以屢薦之不料其不習朝儀當是福薄　上意亦解未幾又有保舉引見之事將入朝訥公訓之曰汝兩次失儀今次千萬留神勿再蹈前轍

致傷我臉傳唯唯及至引見時各官書履歷畢並無此人詢亦不解其故道至退朝到午門外見傅面目青腫踉蹌涕泣而來詢將故曰司官兩次入殿門見一紅袍大人長丈餘將我攔住我不得不跪今番第三次矣我緊記公爺吩咐之言以為我再見紅袍之人我當直冲而進不受其攔不料其人又在殿上攔我往前一衝他手披我頰提而擲之遂跌在殿外臺坡之下致傷面目不能瞻仰　天顏不知前生是何冤孽自知福薄求公爺以後亦不必再保舉我了詢無可奈何諸司官聞之咸為駭異遣人扶至車上送歸其家隨即病發四日而

亡

錢縣丞

雅安縣丞錢某權知縣事其地向例有路斃者相驗時地主出錢八千送官便可結案一日某村來報有投河死者吏以前例告錢往驗屍無傷命即掩埋回公館後吏送進地主常例錢八千錢將受矣見錢用紅繩穿繫色甚鮮華不解其故以問吏吏曰地主家貧無力出此不得已將一女賣與村鄰為妾得價二十四千因係賣錢故用紅繩耳錢思此錢係逼迫而來不忍濫受即召村人詰之具以實告乃并召其買妾者曉之曰我得

人錢而逼之賣女不仁也汝乘其急而買其女不義也
我決不受此錢汝速退歸此女其人唯唯因問賣女者
曰餘錢尚存否曰都作衙門胥役使用矣錢命胥役追
繳則已彼此飽掮將錢分散錢慨然顧買女者曰吾償
爾錢即命給發原數令同人領女歸家此案遂結無何
錢患背疽昏迷于床夢青衣人召至一處殿宇巍峩上
坐王者謂錢曰汝大數已盡若有一善事足以抵償汝
知之乎錢茫然不解王者命判官查簿與觀則所載某
年保全蘇女一事也判官奏曰此事功德甚大例得延
壽一紀官至五品王首肯之遂令青衣人送其還魂疽

遂霍然錢自此一心行善凡賑飢埋棺等事恐捐皆為之首果洊擢同知而一紀之期已滿背疽又發家人將理後事而意尚遲疑且慰錢曰公前有一善壽尚可延年來善行甚多安知冥中不再為益算乎錢笑曰不然昔之善無所為而為之也故陰間重我今之善有所為而為之也恐陰間未必重我此番數盡斷不能逃或者有心為善終與有心為惡者不同或者他生冀有報乎

不數日疽潰而卒